

Шолохов

肖洛霍夫文集

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Шолохов

〔苏联〕

肖洛霍夫文集

第八卷

孙美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像

目 次

随笔 文论

考验	3
三个钮扣	6
“钦差大臣”	9
在列宁工人文化宫文学晚会上的总结发言	13
在顿河右岸	14
拥护改革	26
自传	29
为《探照灯》杂志所写的自传	30
管理不善的犯罪行为	31
自传	35
为作家和评论家的诚实劳动而奋斗	37
致英国读者	44
文学——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	46
同罗斯托夫青年作者会见时的谈话	53
集体农庄的文化生活	54
英雄的波德库舍夫卡村	56
论马·高尔基	57
千百万人将学习他的榜样战胜一切	58
论苏联作家	59
人民理想的表现者	62

对诺沃契尔卡斯克选区选民的讲话	63
作家—布尔什维克	65
质朴的话	67
庆祝维约申斯克哥萨克剧院成立两周年的讲话	70
在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72
在顿河上	76
在维约申斯克镇	82
在哥萨克集体农庄	84
沿着斯摩棱斯克方向	90
卑鄙行径	93
在赶赴前线的路上!	94
初次见面	100
红军将士	106
战俘	113
在南方	119
同全苏对外联络委员会代表的谈话记录	128
在阿·尼·托尔斯泰葬礼上的讲话	131
史无前例的胜利	132
祖国颂	133
光明与黑暗	161
答保加利亚作家和读者问	174
在广播电台的讲话	175
伟大建设的初生儿	177
《亚·布塞金选集》序	188
在哈萨克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9
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
在全苏青年作家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203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05
同党和人民步调一致·····	219
人民智慧的宝库·····	220
《静静的顿河》瑞典语第十一版序·····	222
同塔甘罗格市选民会见时的讲话·····	223
对战争说：“不！”·····	225
关于小男孩哈利和大先生索尔斯伯里·····	227
致我的乡亲们·····	231
深致衷心的谢意·····	232
答《文学报》记者问·····	235
谈谢苗·达维托夫·····	237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38
忠于共产主义理想·····	251
访谈录·····	254
才智要服务于人民·····	255
土地需要年轻的人手·····	259
答《真理报》记者问·····	261
现实主义的活力·····	263
生活是共同的撰稿人·····	266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74
在苏联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83
斗争的意义·····	290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98
触及真实·····	305

书信

致马·科洛索夫·····	315
--------------	-----

致亚·绥拉菲摩维奇	316
致亚·绥拉菲摩维奇	317
致苏联作家联盟	318
致亚·布塞金	319
致亚·法捷耶夫	320
致《高潮》编辑部	321
致亚·绥拉菲摩维奇	322
致约·维·斯大林	324
致马·高尔基	327
致亚·绥拉菲摩维奇	332
致马·高尔基	333
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334
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335
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336
致约·维·斯大林	337
致约·维·斯大林	362
致苏联元帅铁木辛哥	363
致列宁格勒人	364
致美国朋友	365
致约·维·斯大林	368
致《外国文学》杂志编辑部	370
致海军战士	373
致根·伊·沃龙诺夫	374

附录

米·亚·肖洛霍夫年谱	376
《肖洛霍夫文集》总目录	411

随 笔 文 论

考 验

(发生在德文斯克州某县的一件生活小事)

“秋季科夫同志，我似乎记得，您过去曾经是个党员吧？”共青团县委书记对坐在对面的人说。这个人穿着一件宽宽大大、款式时髦的大衣，长着一双虚胖的、洋洋自得的小眼睛。

这个人，局促不安地坐在一个磨得很破旧了的、印花布包面的靠椅上，吞吞吐吐地说：

“是啊……您知道，我……嗯、嗯……做起小买卖来了，所以我就……总而言之一句话，是我自愿退了党。”

“我想同您谈这样一件事：乡支部书记波库萨耶夫跟您坐同一辆马车到车站去。他到农业展览会去出差。我本人对他了解得很少，您曾经是党的负责人，想请您办一件事。同行的就你们两个人，所以要请您冒充一个‘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您的外表像极了)，想些精明巧妙的办法，去接近他，深入了解一下，他对共青团是怎么看的，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如何。要千方百计让他讲出真心话来，到了车站，把情况写给我。”

“一次很别致的小小的政治考核，”秋季科夫微微一笑，洋洋自得地晃动了一下他那肥胖的后脑勺。

“写信告诉我，您是否平安到达了！”书记在送别秋季科夫时，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喊着。

黄昏时分。道路泥泞……

波库萨耶夫耷拉着两条长腿，在马车的节奏均匀的吱扭声

中打着瞌睡，他颧骨很高的、长满雀斑的脸上，浮泛着一种迷茫的神情。

秋季科夫长时间地观察着同伴，尔后从手提包里拿出面包、香肠、黄瓜，吧哒吧哒地吃起来。波库萨耶夫醒了过来。他侧身而坐，若有所思地凝神望着瘦弱的、脱了毛的马屁股，遗憾地想到，忘了带些东西在路上吃。

“上展览会去吗？”秋季科夫一边咽着东西，一边含混不清地说。

“是啊。”

“哼，蠢透了。人们连吃的都没有，他们还办什么展览会。”

“展览会将给农民带来很多好处，”波库萨耶夫很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

“废话。”

波库萨耶夫的腿蓦地抖了一下，他一言未发。

“净搞些没有用的、多余的建设。就拿这些共青团来说吧。简直是一帮流氓，早就应该把这些共青团全封掉！”

“你别胡说。说这种话应该打你的耳光。”

“不是我掌权，不然我就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这帮共青团的混蛋们知道知道厉害！这一群无赖，这一群无法无天的家伙！”

远处，闪现出车站的灯光，秋季科夫嗓子眼里噎满了香肠，继续骂个不停，极力攻击着“无法无天的”共青团员。

“还妄想天开要建造空军，真该剥下这帮废物的皮来！”秋季科夫喊叫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他斜着眼睛，透过夹鼻眼镜，窥视着波库萨耶夫。

“剥了他们所有头目的皮！”

可是他没能把自己的话说完。

波库萨耶夫欠身站起，一言不发，笨拙地冲了过去，用他瘪瘪的肚子压住了那洋洋自得的同伴的后脑勺。

两个人的身躯，扭曲得像弯弓一样，沉甸甸地摔进泥泞之中。马车也顿然停住了。惊恐万状的秋季科夫极力想站起身来，但是满腔怒火的支部书记气呼呼的，叉开两条长腿，把秋季科夫摔了个仰面朝天。

这一堆难以名状的东西，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哼哟唉哟的呻吟声。

“县、县委……书记请我……开了个玩笑……”嘶哑的嗓子发出暗咽的声音，但回答他的却是愤怒的吼叫，和仿佛是打在装了燕麦的布袋上的那种声音……

“这个青年无疑是很可靠的，”秋季科夫在车站上写信说，“然而……”

他对着自己沾满了污泥的大衣，上下扫了一眼，摸了摸摔伤了的膝盖，用他肿起来的嘴唇悄声地嘀咕了一句什么，“然而……”

秋季科夫忧伤地看了看从夹鼻眼镜上打掉的玻璃片，用铅笔搔了搔青肿的鼻梁，无可奈何地摆了一下手，结束了这封信：“尽管有了这些遭遇，但我总还算是平安到达了。”

1923年

三个钮扣

献给波克洛夫斯基工人速成学校

原来，它们只是两个，一个是骨头做的，个儿很大，有一张贵族派头的虚胖的脸，散发着刚刚可以嗅到的花露水的香气。另一个小一些，是木制的，外面包了一层红呢子。

最后来的这一个，是金属的，青蓝颜色，是最近这两天才被带到这里的。看院子的人在早上清扫过后，想卷支烟抽，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撮马合烟，同时也把这个钮扣掏了出来。看院子的人用他粗硬的、由于吸烟而变成褐黄颜色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摆弄了一会儿，随手扔到窗台上。

“安娜，把这扣子给我缝到衬裤上，我原来的那颗掉了。”

青蓝色的钮扣并拢两只金属的脚跟，利落地打了一个立正：

“你们好，同志们！”

红呢子钮扣抑郁地微微一笑，骨头钮扣鄙夷地扭动了一下它那褪了色的脸。

它们躺在看院子的人住宅的潮湿的窗台上，慢慢地聊开了。

“先生们，我真不知道，我还怎么活下去！……”骨头钮扣说了起来，故意像阔佬那样拿腔捏调、吐字不清。“包脚布味儿、汗臭味儿、一股特殊的‘庄稼佬气息’，真叫人难受！……两个月前，我在一件很华贵的大衣上生活，从上往下数，排第三。我的主人原来是个大工厂主，现在在某个托拉斯里干事。他有的是钱。他从皮包里往外掏着白净的发出清脆声音的公文纸时，常常悄声囁囁地说：‘我早晚要落到国家政治保安局手里……唉，

早晚要掉进去！……’他的手一劲儿地哆嗦。一天晚上，我们坐了一辆很阔气的马车，去会一个女演员（他在她身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们在街上坐车兜风，玩了好一阵。最后在一所娱乐场附近下了车。‘咱们进去吧！……’她低声说着，同时揪住了我，把他向门前拖去。‘你这是把我往犯罪的路上推呀！’他喊了一声，挣脱开去。于是我就落到了这个女演员的手里。她在他身后啐了一口唾沫，随手把我扔在马路上。我经过长时间的漂泊之后，沦落到这里。无论怎么说，让我去点缀臭烘烘的庄稼佬的裤子，这种前途一点也不吸引我，我真想自杀……”骨头钮扣挤出一滴黏糊糊、脏兮兮的眼泪，止住了话头。

“是啊，爱是一种伟大的情感！……想当初，我也曾在一个红军指挥员的布琼尼军帽上发出过红色的光辉。曾经同弗兰格尔^①、马赫诺^② 对过阵。枪弹在我身边呼啸而过。在佩列科普地峡^③，哥萨克的马刀差一点把我劈成两半。所有这一切就像一场美梦一样飞逝过去了。到了战后和平时期……我的红军指挥员戴着这顶布琼尼军帽，挥汗如雨地钻研着数学和其他高深的学问。但是，不知怎么的，跟一位打字员小姐交上了朋友，从那以后，就一天天垮下来……缝着我的线也松了，他面色蜡黄，眼看着我丁零当啷地马上就要掉下来也不管，总是很忧伤地长吁短叹，并且说一些维护托洛茨基的话。”

“全是资产阶级思想！”金属钮扣发出讥讽的微笑，“尽管我

① 弗兰格尔(1878—1928)，沙俄将军，国内战争时期充当帝国主义走卒，为南俄反革命首领之一，一九二〇年任白卫军“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后被红军击溃，逃亡国外。

② 马赫诺(1884—1934)，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间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反革命富农流寇部队的首领。

③ 佩列科普地峡是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大陆的狭窄地段。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这里曾发生过激战。

也来到了这里，但经历却简单多了。我原来缝在工人速成学校的学员——共青团员的裤子上。”

骨头钮扣鄙夷地撇一撇嘴，红呢钮扣的脸窘得绯红。

“我的主人，”金属钮扣接着说，“头发乱蓬蓬的，长着一个执拗的额头和一双欢快的眼睛，他发愤读书，课余就到车站去当搬运工，嘴里还唱着《青年近卫军》。他节衣缩食，买了一条新裤子，自然也带着我了。这并不等于说，我时刻不离地归他所有。正好相反，另外还有五个从农村来的像他一样的好青年，也要用我。他们轮流穿这条裤子。他们年轻力壮，身上散发着不是花露水的芳香，而是青春和健康的气息。这个头发乱蓬蓬的青年，读过很多书。他经常在区委会里发表演说。他在找不到适当字眼儿的时候，总爱提一下裤子。当然，在很多场合下是因为他饥肠辘辘，才不得不提一提裤子。我也彻底地沉浸在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请你们相信，我感到很畅快、很适意。有一天，这几个青年回来，愁眉苦脸，垂头丧气。需要买《历史唯物主义》、订《青年真理报》，但是没有钱。有两个小时他们一言不发，想来想去。最后这个头发乱蓬蓬的青年，用手指爱抚地摸了摸我，决断地说：‘要么毕业，要么穿新裤子，二者不可兼顾。走吧，弟兄们，上苏哈辽夫卡市场去！……’大家高兴地笑着、喊着，从他身上七手八脚地脱下了这条裤子。在忙乱之中就把我给拽下来了……半小时过后，这群小伙子躺在地板上，朗读着《历史唯物主义》，而我在床下想：‘如果这个头发乱蓬蓬的青年将来出息成一个坚强共产主义战士的话，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儿功劳呢’……”

“那当然……”骨头钮扣羞答答、含混不清地说道。

然而金属钮扣却轻蔑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随后便扭过身去，背朝着它的两个邻居。

1923年

“钦差大臣”

(真实的故事)

一

布卡诺夫县信贷社的出纳员，嘭地一声关上了门，脸色铁青地站到管委会主席面前。

“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来了，住在旅店里！……穿了一件黑色的长毛大衣……像一个凶神恶煞一样！我亲眼所见！……”

管委会主席的两条肥胖的腿哆嗦起来，急得他鼻尖上挂起浑浊乌青的汗珠。

二

共青团员科索布格罗夫马虎大意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在一次反对宗教迷信的讨论会上，他把坐在旁边的一个神甫的长袍当成手绢，擦了鼻涕。他往套鞋里吐痰、扔烟头，还想把烟灰缸往脚上穿。

尽管如此，他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工作人员，所以共青团省委还是把他派到布卡诺夫县^①来，在雇农当中开展工作。

^① 属察里津省。

他在旅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穿好衣服，把极小、极薄的公文夹往大衣袋里一揣，就往县委会走去。在拐角的地方，有两个陌生人迎面而来，向他深深地鞠躬。

“我们……前来拜见您。同事们想请您去……请您不要推辞……”

“要我做什么呢？”

“是这样，您请吧！”

威风凛凛的马车夫勒住了乌黑大马。那两个人殷勤备至地搀扶科索布格罗夫坐上带弹簧的马车。

“到底是县委会！多好的马呀……”科索布格罗夫心里这样想着，他的脏皮靴把丝绒包布给弄上了污泥，为此他感到很难为情，便把一双脚紧紧地蜷缩起来。

三

科索布格罗夫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深感惊诧。

面带温色的看门人从他身上脱下大衣。现在，他感到这件大衣也变了样了……

在他面前，人们明显地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对他阿谀奉承。他们细心观察他的脸色，对他的任何一点举动都关切至极；而他望着地毯、陈设，兀自困惑莫解。

“是书记住在这里吗？”

“不是，是主席。”

“怎么这些共青团员都这样老态龙钟，像商人一样胖得发福呢……”科索布格罗夫暗自诧异。

这位“主席”大约是被流放过吧：他说起话来，口气犹疑，嗓音颤抖。